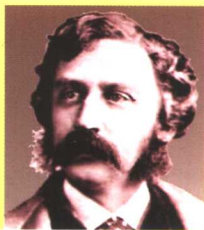


[美] 安东尼·亚瑟 著

苗华建 译



明争暗斗

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

LITERARY FEUDS

BY ANTHONY ARTHUR



上海遠東出版社

[美] 安东尼·亚瑟 著

苗华建 译

明争暗斗

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



 上海远东出版社

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 by ANTHONY ARTHUR
Copyright: © 2002 by ANTHONY ARTHU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 St Martin's Press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明争暗斗 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

著 者 / [美] 安东尼·亚瑟
译 者 / 苗华建

特约编辑 / 徐钦蓉
责任编辑 / 任郁文
封面设计 / 范峤青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刷 印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 订 /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86 千字
印 张 / 8
印 数 / 1-5100

ISBN 7—80661—992—5
K · 34 定价: 18.00 元

献给内尔及邦肯，他们从未争吵过。

致 谢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一些朋友仔细地阅读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朋友包括：约翰·布罗萨姆勒、巴布拉·凯利、彼得·布赖尔、杰克逊·布赖尔、约翰·克伦德宁和悉尼·里齐曼。自然，他们对本书的缺点是没有责任的。同时，我还希望感谢下述学生，因为他们针对本书论及的作家及其纷争写作过很有意思的论文。他们是：谢利·阿姆斯特朗、夏伊拉·布朗、阿利森·科南特、詹姆斯·菲利佩利、温迪·赫克特、曼迪·茫茨、布伦达·拉文、珍妮弗·洛克伍德、克里斯托夫·帕克特、南希·彼得森、谢里尔·斯帕兹、罗伯特·斯特里克兰、梅丽莎·韦弗、梅洛代·威廉姆森、凯伦·沃伊沃德。

序 言

好作家会是恶人吗？有三位文学评论家对此似乎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作家相互攻讦时，恶人本色将尽显无遗。朱迪思·舒勒维兹(Judith Shulevitz)嘲笑过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为梅勒在臭名昭著的《自我推销》一书里，“沉溺于自恋、自傲和旷世的利己主义泥潭里，入木三分地映射了历史上各色作家的精神状态”。沃尔特·科恩(Walter Kirn)说到，“有名的作家就是批评家，这如同鳄鱼就是食肉动物那样地自然；从其出生、所受训练和本能，无一不在养成这一习性”。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认为“总的来说，作家都是一些坏料，他们琐碎、卑劣、性情乖戾、疑心重重，而且胆小如鼠”。

诸如艺术家、作曲家、雕塑家这样从事创作活动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无赖；这一点不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惊讶。但是，按照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文学方式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类思维和言辞的结晶”，作家是背负着这样的文化重负而辛勤耕耘的。合乎逻辑却又有悖于判断力和常识的，是我们期望那些创造了真与美的经典作品的文化人士的自身也是真与美的典范。在他们表现得琐碎、孤傲和不雅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他们混同于普通民众而责难他们，他们就像没有完成任务的信使。

遵循这一思想脉络，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

他198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一书里谈到,从卢梭(Rousseau)到诺姆·乔姆斯基(Noaam Chomsky)的所有作家都是一些自吹自擂的骗子,姑且不说他们都是一些患有强迫症的撒谎者。这些作家里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不过,约翰逊有点夸大了实际的情况;我倒是认为,从根本上说,与其说舒勒维兹、科恩和罗森布拉特谴责的是一种糟糕的性格,倒不如说他们谴责的是一种不轨的行为。在我看来,人们普遍对作家那种自以为是的性格产生兴趣的真正原因是,那些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人类弱点(以及人类的胜利)的那些作家自己也是弊病多多,人们对此感到疑惑。从消极的角度看,人们产生这方面的兴趣,只是由于幸灾乐祸,即一种由于他人的不适而产生的盲目快感。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人们对作家在其艺术范畴内和普通人一样克服自身弱点的赞赏。

我提出上述的想法,是希望清晰地表述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本书无意因为作家之间的攻讦而对之横加指责,尽管他们总是热衷于诋毁对手。本书的主旨在于满足读者的一种好奇心,即为什么作家在其生活和作品之间有时候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所谓的“新批评派”一度非常鄙视文学传记这一体裁,认为它们只是从作品本身抽取出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断,并将其称作“传记谬误”。我从20世纪60年代起,向一些大学生介绍过本书讨论过的所有作家,我的经验是,我们对作家本人的了解越多,就越能够鉴赏和理解作家的作品。

我对许多传记作家、批评家及书评家抱有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写出了自己与其他作家的纷争;我尤其感激约

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他们亲自回答了我的提问。当然,我也为许多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而感到内疚,比如希望了解作家们刻薄的原话,以及他们的争论是否只为了一些琐碎小事等。透过这些复杂的表象,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纷争之雾,浮现出两个宽泛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的浮现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位具有遁世或者隐居的天性。所有的作家都持有热烈的入世态度,都为他们时代里的大事振笔疾书,比如种族问题,战争问题、犯罪问题、贫穷问题、社会动乱问题、国家及国际政治,当然,还有文学与艺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中最具盛名者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欧内斯特·海明威,汤姆·沃尔夫,早先都是新闻记者,这一现象决非偶然。他们与其他作家争论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文学;比如,威尔逊猛烈抨击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Vladimir Nabokov)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水准糟糕之极,厄普代克对《完整的人》的消极评价招致沃尔夫的极大不满。不过,他们的文学概念引人注目地导入了政治和公共事物的因素,比如玛莉·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攻击莉莲·赫尔曼时,将其称为斯大林主义者;C·P·斯诺(C. P. Snow)和F·R·利维斯(F. R. Leavis)争论过文化的概念;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嘲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并认为他轻浮和装腔作势的同时,以修正主义的理论阐述了他的美国史观。这些争论并不只是围绕着个人和闲言碎语而展开。相反,它们反映了20世纪社会和思想发展史的真实面目。



反映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的作品至少在一定程度引发了理性的争论。然而，表象中浮现的第二个主题并不具有社会性，而与作家的心理有关。大多数人对文学感兴趣的原因是，文学使他们理解了人为什么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以其技艺完成艺术作品的作家在人际关系中为什么会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举动，而且常常与他们优秀的一面大相径庭？

当然，书中的有些作家属于恶人中的恶人，他们是斯诺、刘易斯，也许还有哈特。少数的作家明确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们是沃尔夫、维达尔以及麦卡锡。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埃德蒙·威尔逊背叛自己的朋友纳波科夫？为什么马克·吐温用很长的篇幅诋毁布雷特·哈特的名声？从什么时候起，利维斯对斯诺的人格诋毁反而使自己心神不安？像海明威那样颇具盛名并且受人爱戴的人物，怎么会让一位老妇人弄得黯然神伤，而这位老妇人曾经还是他的老师和朋友？是什么恶魔驱使杜鲁门·卡波特悲惨地死去，而维达尔竟然把这次死亡称作一次“很好的职业跳槽”？

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是不存在的：真实的人总是比虚拟人物更难揣摩。不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至少会让我们对作家及其作品做出有益的思考。比如，绝大多数处于争论状态的作家所表现的绝不屈服、执意于无条件胜利的精神令我感到震惊；没有什么事情，诸如钱财、名声、公众的喝彩、批评家的赞许、朋友的少许非议甚至是诉讼的恐吓，能够使他们放弃攻讦，而这样的攻讦既没有意思，又无法平息。

也许，强迫症给予作家以很大的攻讦能量，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在《艺术和神经机能症》一书里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如果这样的强迫症只是个人行为，它所激发的能量常常表现为毁灭性或者低俗的力量。如果它与创造性的环境相沟通，将表现为积极向上的力量。

基于这样的观点，作家之间的攻讦与本书论及的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戏剧及批评是一种自然的映衬，两者并不相互矛盾。这样的攻讦不是没有关联的胡言乱语，也不是一些小插曲，而是这些作家为我们昭示的更清晰地洞悉文学奥秘的通道。

注释：

1. 作家评论：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为什么作家会相互攻讦”，《时代杂志》，2000年1月24日(网络在线)；沃尔特·柯恩(Walter Kirn)，“书籍是什么时候影响我们的”，《纽约时报书评》，2001年2月4日；朱迪斯·舒尔维茨(Judith Shulevitz)，“最好的报复”，《纽约时报书评》，2001年6月17日(网络在线)。

目 录

Contents

致谢	1
序言	1

1 不再是伙伴

马克·吐温与布雷特·哈特	1
--------------	---

2 目光专注的男孩

欧内斯特·海明威与格特鲁德·斯坦因	27
-------------------	----

3 一记全世界都听见的耳光

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和诺贝尔文学奖	57
------------------------	----

4 并不永远是“愉快的厮打”

埃德蒙·威尔逊与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的苦涩友情	89
-------------------------	----

5 “两种文化”的纷争

C·P·斯诺和 F·R·利维斯	125
-----------------	-----

6 “好戏开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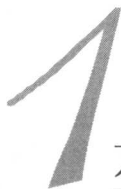
莉莲·赫尔曼与玛丽·麦卡锡 **153**

7 两个口无遮拦的人

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尔 **181**

8 还没有太老

汤姆·沃尔夫, 约翰·厄普代克及文学事业的危机 **213**



不再是伙伴

马克·吐温与布雷特·哈特

这段众所周知,也是命中注定的友谊是这样开始的:它发生在旧金山 1864 年一个初夏早晨的中间时段。也许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暗淡的阳光驱散了商业街“旧金山之约”大楼三层的雾霭;这座楼是美国造币局的办公大楼。两位同是二十五六岁的男子,他们都稍显瘦弱,个子略显矮小,像朋友那样坐在那里聊天。那位年轻一点的男子(尽管只比他的同伴年轻一岁)是屋子的主人,这里是他的办公室,美国造币局地区主管助理的办公室。客人是楼下报社新聘的专跑头条新闻的记者。

布雷特·哈特感兴趣的是写作,而不是管理政府的钱币。在他 27 岁的时候,蓬勃发展的旧金山文学界公认他是一位极具发展前途的文学新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据称他 6 岁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7 岁阅读了狄更斯的作品,8 岁阅读了蒙田的作品,尽管他最后还是中止了阅读蒙田的作品,因为他无法阅读法语原著。

哈特不是加利福尼亚本地人,事实上美国人几乎都不是土生土长的。1854 年他和守寡的母亲一起从奥尔巴尼来到西部,当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其他临时性的工作;对于自己的经历,他富于想象的讲述要比真实情形有趣得多。(比如,



1857年他在韦尔斯法戈快运公司短暂而平淡无奇的打工经历,很快变成了在公共马车上腰挎滑膛枪执行危险押解任务的传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前任被强盗击伤,他的继任被人杀死。)有段时间他在加利福尼亚北部闲逛,最终在与俄勒冈交界的洪堡县找到了一份新闻记者的工作。这一时期发生的真实事件清楚地表明,哈特是一个仗义而且颇具胆量的人。他撰写过文章,猛烈抨击一群暴徒屠杀大约6个印第安人的罪行(这是加利福尼亚早期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于是暴徒要按黑道规矩找他算账,他历经千难万险才逃出城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哈特在1860年回到了旧金山,赢得了一位著名探险家的妻子弗里蒙特夫人的爱宠,后者在自己可以俯视海湾的住所里创办了一个文学沙龙。正是由于弗里蒙特夫人的帮助,哈特才得以在造币局谋得一席职位;与其说这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倒不如说是一个闲职,尽管他对这份简单的工作尽心尽力,游刃有余。他在洪堡县最出色的杂志——《大西洋月刊》1863年10月号上发表了作品,迈出了赢得全国性声誉的第一步。在之后的短短数年里,他的作品大量登载在当地的报纸和杂志上。1864年5月,他的一位朋友查尔斯·韦布创办了一份新的文学杂志《加利福尼亚人》,哈特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有时候也兼做编辑。在以后的两年里,哈特在《加利福尼亚人》上发表了数量庞大的作品:35首诗歌、78篇散文。其中包括一些模仿之作,被模仿的作家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臭大粪”)、狄更斯、杜马以及夏绿蒂·勃朗特。

不久,哈特和一位名叫安·格里斯沃尔德的年轻女子结婚,这是一个漂亮但有些严肃的姑娘,那份轻松的工作也使他无忧无虑。这时哈特开始收集材料,准备撰写那些日后使他扬名的作品,它们是:《咆哮营的幸运儿》,讲述的是,在一座破



旧不堪的金矿小镇上，一个垂死的妓女生了一个婴儿，她说服了无赖和杀手们，使他们成为婴儿好心肠的父亲；《扑克滩的流浪者》，讲述一些所谓的正直市民把赌徒、妓女和其他不良分子赶出城去，让他们在暴风雪中死去的故事；还有《田纳西的伙伴》，讲述两位矿工至死都保持友谊的故事。

哈特讲究穿着而不流于俗，他喜欢穿裁剪得体的套装和白色细平布衬衫，再配上宝石袖扣和鲜艳的红色领带。尽管他的脸庞有天花留下的点点小疤，但是他还算是一个英俊的男子，髻髻的黑发，轮廓清晰的相貌，以及茂密的黑色小胡子。他不擅长言谈，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会摆出一副机智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和他那位以愤世嫉俗著称的朋友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毫无二致。

1864年那个夏天的早晨，来访的那位客人与优雅的主人相比，反差鲜明：衣着皱巴巴的，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乱蓬蓬的微红色眉毛和小胡子，杂乱而恣意生长的褐色头发，眼睛闪烁着灼人的光芒，就像老鹰的眼睛。哈特后来写道：“没有其他眼睑能够让我更吃惊的了。”他的“举止表明，他极度漠视环境和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位客人的名字叫萨姆·克莱门斯，在密西西比河边长大，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浪漫而另类的人物，如同他日后所说的，成为一名蒸汽轮船的舵手。他适时地达到了目标，因为他亲眼目睹了随后的南北战争造成水运行业的衰落；在那次战争期间，所有的水运交通都被关闭，整个国家只能依赖铁路运输。

作为一位温和的站在南方立场上的人，克莱门斯很早就参加了南部邦联的志愿民兵，虽然时间很短暂。在经历了一场小规模却十分惨烈的战斗之后，他终于意识到，“战争必定是对陌生人的杀戮，你对他们甚至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而且，他也没有“对这个糟糕行当有足够的准备”。他和其他志



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向队长倾诉，“这场战争让我们感到失望，我们打算解散回家了”。事实上，他真的走了。

许多年以后，马克·吐温是这样结束他的那部著名小说的：哈克贝里·费恩怨恨地注意到，汤姆·索尔的姑妈萨莉正打算“领养并教化自己”，真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哈克贝里说：“我想应该把灯熄灭，去一个广阔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美国西部，那里男人可以自由地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萨姆·克莱门斯离开的不是文明，而只是战争。他熄灭了灯火，走入了内华达，因为他的哥哥奥里恩已经被聘为当地的州务秘书；而他自己也在那里找到了工作，成为弗吉尼亚城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忙于收集资料，睁大眼睛关注当地的幽默故事，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马克·吐温。与此同时，他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凶恶的敌人，一个有妇之夫，马克·吐温在报纸上得意洋洋地侮辱过他，后者因此放出话来，要杀死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急急忙忙地逃出城外，奔赴旧金山。他所有的，只是一具健康的身躯和随身携带的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打算出售的小说。初次见面的几天之后，马克·吐温告诉哈特，自己是一个具有潜力的人。他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只名叫丹尔·韦伯斯特的蹦蹦跳跳的青蛙的故事。由于青蛙的主人吉姆·斯迈利对它训练得当，或者说教育得当，丹尔能够比世界上所有的青蛙都蹦得快。一位陌生人不动声色地夸口说，只要给他一只青蛙，他就能使这只青蛙赢得比赛，对此他愿意下 40 美元的赌注。斯迈利自告奋勇从附近的沼泽地里抓住一只青蛙。趁斯迈利离开之机，陌生人把鸟枪铅弹灌进丹尔的喉咙。比赛开始的了，“新来的青蛙生龙活虎地一蹦一跳，而丹尔只是鼓足了气，耸起肩膀，啊，就像法国人那样，但还是没有用，它不能移动一步；它就像一座教堂那样坚固地根



植在原地,即使把它拔起来,它也不能移动半分了”。陌生人赢得了那 40 美元走了,斯迈利则伴随那只注满鸟枪铅弹的青蛙和不朽名声继续生活着。

几年之后,哈特依然记得他第一次听到《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时的情形,这部小说的出版确立了马克·吐温文学天才的地位,为他铺平了成为文学巨人的道路。这个故事依然“广为人知,在任何讲英语的地方都给人们带来了笑声;然而,它以书面形式给我带来的欢乐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因为它是那个早晨在旧金山造币局里由当时还不知名的马克·吐温第一次讲给我听的”。

这是文学史上一个金色的时辰,他们两人都铭记着这一时刻,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他们都没有在加利福尼亚逗留很长的时间,因为在他们看来,那里已经遗失了早期的魅力,变成了经济掠夺者和官僚横行的乐园。然而两人的生活轨迹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将交错在一起。

在一段时间内,两人的关系是真诚的。哈特聘请了“天才的幽默家”——这是当时他对马克·吐温的称呼,为《加利福尼亚人》杂志每周撰写文章。哈特对马克·吐温备加赞赏,即便在他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候也是如此。1868 年的年初,哈特担任旧金山一家新杂志的首席编辑,创办了《大陆月刊》。在他精明的调遣下,杂志的销路很好,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杂志以刊登哈特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为特色,这些作家包括比尔斯、马克·吐温等。所有的作家,包括马克·吐温,都庆幸自己拥有哈特作为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一位文学史学家后来写到,那个时期里,哈特的“影响力就像波浪似的”向外扩展,“确实可以说,西部文学是在布雷特·哈特想像力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哈特很快看出马克·吐温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他